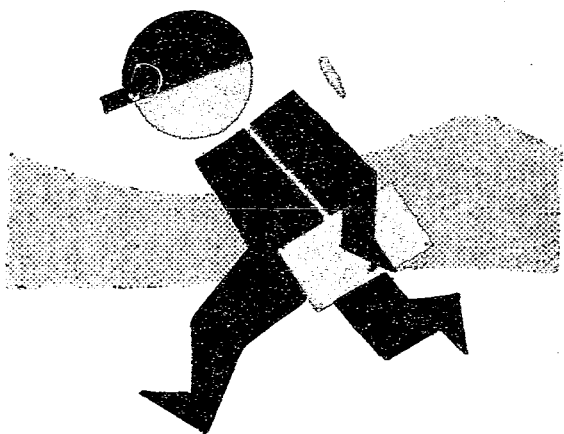


努力的孩子

星
綴

編 著 畫



BC

94.4

行印局書新北海上

216
5194.4

小學生創作文庫

努力的孩子

董志淵編



3 1761 2139 4

上海
北新書局
出版

努力的孩子

目次

努力的孩子..... 1	孩子.....34
失學後的蟾..... 8	秋收.....37
一個愛國的兒童13	催租價.....42
雨夜的故事.....14	平凡的故事.....44
暮春的故事.....16	旱災後的一個農
前線.....19	家.....49
一個經濟壓迫下	可憐的礦工.....51
的學生.....20	可憐的少女.....55
一個苦學生.....22	一個黃包車夫...59
懶惰的小學生...24	賣孩子.....62
小敏的覺悟.....26	賣菜.....66
不幸的善美..... 29	牛兒母子倆.....68
一個沒有母親的	母子的悲哀.....70

努力的孩子

狗二·····	74
王老伯·····	76
阿四拖去了·····	79
放賑·····	80
他的憧憬·····	82

‘有求必應’的	·
楊樹·····	87
賣獎券的悲劇·····	89
想發財的僕人·····	94

努力的孩子

寧波君子 徐仲予
街三六號

李若現在很愉快地過着學校生活了。

倘使來講一講他過去幾年的事跡給別的朋友們聽聽，這倒是一件極好的事。

在他三歲時他的爸爸是去世了，九歲時媽媽也離開他而長逝了；沒有錢，沒有親戚，也沒有別的東西，只留下了這個可憐的小生命。誰都不會相信，李若一直會生長到現在。自然囉！靠隣居朋友的幫助是事實，但是他自己的努力，也是不可諱言的。

九歲，究竟還是一個幼小的孩子呢！做事情需要能力。固然張伯伯（他父親生前的好友）肯收養他，吃飯，這個問題暫

努力的孩子

時還能解決；但是他雖然是一個小孩子，他知道自己是有應當找事情做，所以在白天他預備去做拾垃圾的工作。

經了他的要求，張伯伯是答應了。

一月、二月……靠了垃圾堆裏掏出來的東西去換錢，究竟也不是辦法。一顆九歲的小心開始在動搖了。沒有收穫，而每天吃着人家的白飯，良心上似乎不能這麼樣做。

苦惱，煩悶，他不能不和張伯伯去商量了。

‘伯伯！我承了你的護養，你現在就是爸爸了。我感謝你！’李若說了這樣的幾句，算是談話的開頭。

‘孩子！你不必這麼樣！你只要每天拾些垃圾換些錢來就是了。’張伯伯露着

慈善的笑容回答他。

‘是的！張伯伯！我極希望能換得錢來，但是靠垃圾堆裏掏出來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呢？我正爲着這個擔憂。’

‘……………’ 張伯伯不說話。

‘伯伯！我想請你替我找一件別的工作給我做。’ 李若慢吞吞地終於說出他的願望了。

‘那也好！待我明天出去找找看吧！’

‘好的！謝謝伯伯！’ 若說出了這場談話的最後一句，心中放下了一件事情，他快活地又去找東西了。

這二天的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太陽也不喜歡回家，始終在空中高掛着。

在第二天的午後，若坐在家裏等着張伯伯回來。若在想：‘伯伯不知給我找了

努力的孩子

什麼事情來，最好能找到有許多錢報答的工作。’張伯伯推門進來了，若也站了起來。

‘伯伯事情找到嗎？’李若滿懷着希望這樣問。

‘找到了一件事情。是叫你去牧牛。’

‘伯伯！“牧牛”就是“看牛”吧！’

‘是的。金家太太要一個牧童替她去看牛。她和我說過了，二元錢一月的工資，飯是吃她們的。’

‘就是這前村的金家嗎？伯伯！’

‘是的。你明天去上工吧！’

‘好！’李若很開心，他將在一家有錢有勢的人家裏去作工了。

明天，昨日的明天就是今天的今天了。李若整理了一切，同張伯伯一起去進

這家人家了；從此李若是過着牧童的生活了。

金太太是一位兇狠的女人：一天三餐黃糙飯，晚上八點鐘睡覺，早晨四點鐘起身，這是慣例；除了牧牛的工作外，燒飯，掃地，揩桌子，抱小孩，也是他所做的。他想不到牧童的生活是這樣的繁雜。兩元錢一月清水貨，幸虧他沒有意外的費用，張伯伯說過將錢積些下來，聚到有五六十元了，可到學校裏去求學，做學費用，現在年紀還輕，在空閒的時候買些別的書籍看看。‘張伯伯真好，他自己沒有兒子，他待我和兒子一樣，勉勵，教訓，使我能夠做一個好小孩！’他時常想，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生活固然是這麼痛苦，但是他堅忍

着。

一天，二天，一月，二月，……一年多的日子在無形中過去了。事情發生得這樣難以收拾，金家破產了，金太太憂慮過度而生病死了；完啦！金家全完啦！

捧了三十元老洋，李若又回到張伯伯的家裏來了。

找事情做真不容易，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漢子也沒有工作做，十歲的孩子爲着能力所限制也沒有相當的交椅給他坐，於是只能在家裏住下了。

這天張伯伯從城裏回來，對李若說：

‘孩子！城裏有一家鐵店，需要一個學徒，你願意去嗎？’

‘鐵店，做打鐵徒去嗎？’這事情使若有些膽寒，能力的不夠是實在的。

‘不！打鐵是不必的，這另外有力氣很大的漢子，你只需做些零碎的事情，並且這家鐵店極大，他們答應你三元錢一月，在那裏做事不很辛苦呢！’

‘那末既是這樣，就去試試看吧！’
李若聽了張伯伯這番話，也就放心地答應了。

進了鐵店，李若對於生活更覺痛苦了，辛苦不必說，連睡眠時間也有不充分的可能，這樣精神上的磨折，使李若常常飲泣，但他還是振起精神做着他應做的工作。

時間流向大海裏，沒有聲音，沒有影子。

又過了一年的痛苦生活，積下三四十元的錢，若決心預備離開那痛苦的環境

努力的孩子

了。

一個十歲的孩子，在二年多的時間裏共積聚了六十幾元的老洋，自然，張伯伯是能答應給他求學了。

和生活鬥爭了二年多，現在李若是能在學校裏過着愉快的生活了。

失學後的蟾

歙縣呈坎
小學女生 羅月美

蟾是一個中等人家的孩子，六歲就亡了父親，雖然曾祖留下一些產業；也祇夠一家人的衣食生活。蟾是靠母親代人做針線用血汗換的錢來求學的，她從八歲進了學校，快快樂樂的一直過到十四歲。

幸福之神，總是不肯長遠隨着人的。去年秋天八月裏，她的曾祖忽然患病死

失學後的蟾

了，家中很用掉不少錢；接着十一月裏，村中又遭了匪兵的劫掠，所以她家的家庭；就一日不如一日的敗下來。蟾的求學問題，也就因此中斷了。

蟾是今年春季失學的，當今年開學的時期，她還很誠懇的向母親請求，說了不少好話，想繼續在高小中畢了業。（今年暑假要畢業的）但仍得不到母親的允許。

‘你的太爺死了，田又賣掉一畝多；該殺的匪兵，偏又要來搶劫人家，這種年荒世亂的局面，弄得吃都要沒有了，那兒還有錢供給你讀書呢！’她母親這樣的回答她：如是蟾的希望，變成失望了。

我同蟾是很要好的朋友，我每天放了學，總要跑去看她，她雖然失學了，但她努力求學的志願，一點沒有喪失，我每次

努力的孩子

跑到她家裏去，她要不是在埋着頭寫作，就是拿了書本在用功。我有一次向她含笑的說：‘蟾！像你這樣的努力用功，將來一定會挂起文學博士招牌的，現代的文壇上，已經添了一把空椅在等你去坐咧！別要將來做了大文學家，便把今天的好朋友，拋到五里雲外去！’我說到這裏，她還是低了頭看她的書，我就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繼續用着頑皮的神氣說：‘蟾，我的話對不對？怎麼不理我呢！’那裏料得到我說了幾句開心話，竟會刺痛她的心。她回轉頭來望着我，眼圈兒已經起了一套紅暈，忽然眼珠兒一動；就滾下淚珠來了。她帶着又硬又微的音兒向我說：‘美！你怎麼也來挖苦我呢？像我這個不幸的人兒，那能再自暴自棄去墮落呵！我不幸失去

了讀書的能力，心裏已刺痛得要碎了，像我這小學還沒有畢業的一些學問，一旦失去了指導的人，那裏還能再想進步呢？幸而去年訂閱的小學生沒有滿期，寂寞的時間，還可以拿牠來解解悶，半年以來，除了你每天跑來和我談談；祇有小學生是我終日不離的一位好朋友。前幾天族中的叔叔冰厂回家了，他可憐我中途失了學，囑咐我記記日記；作作短篇的白話文，他極力的指導我，借了不少創作小說給我，供我消遣，研究，所以這幾天格外不肯偷暇嬉戲，一心埋頭苦讀，不過想趁冰厂叔叔暑假中這點機會；努力進步一些學問罷了！不幸的我，連這一點機會，都算難能可貴的呵！我還在希望你下學期進了中學，年假同來的時候，我又可以得到一個

努力的孩子

指導的人！添給我一些兒智識，怎麼你反來挖苦我呢！’她一行一行的淚，沾濕了拿在手上的書本；我的心被感動了，也流下幾點同情淚，我悔恨不該和她開心，又誰知會刺痛她的心呢？

我恨世界上的事太不平等了！像蟾這樣熱心求學的人，偏偏弄得她沒有讀書的能力，埋沒了她的天才，葬送了她的志願。一般有錢讀書人家的子弟，又偏不喜歡讀書，偏喜胡調遊蕩。世界上的事真太不平等了！

蟾是一個愛好小學生的朋友，我趁暑假的空閑，把她這不幸的一幕寫出來；介紹給讀小學生的諸位朋友，使諸位明瞭現代的畸形社會中的一幕。

一個愛國的兒童

廣西貴縣縣立城廂小學 鄺惠全

從前有一個小孩子，他的父母、叔伯都已死了，只剩他自己一人，在這時候，他不過是十二歲，是一個非常勇敢的兒童。

當時他的國家和別國打仗，打得非常厲害，過了半個月，在敵人勇猛衝擊之下，他們的軍隊竟全線失敗了，被敵人一直打到京城。於是全城的軍民都紛紛逃避了，只有那個孩子眼看國破家亡，憤氣填胸，勇敢百倍的，誓死不走。

他見前面一根本國的國旗矗立在地上，他就連忙跑去把國旗拔在手裏。狂叫着‘衝鋒！衝鋒！’的口號。衝入敵軍森嚴的陣線裏，可是因為他力量太少，因此

努力的孩子

就在這時候血肉橫飛，爲祖國而犧牲了。

當時本國的兵士看見了這種情形，都感得血淚交流。馬上就蠶湧起來，傾全力和敵軍作最後的掙扎，反退爲進，山崩地裂的，終於把敵軍打退了。

因此全國人民都說那孩子勇敢救國，能夠犧牲自己的性命，來激動全國的兵士反敗爲勝，真是偉大極了！

現在我們中華民國共有四萬萬的同胞，能夠個個都同那孩子的熱心救國，那怕帝國主義的壓迫呢？同胞們，速速醒來吧！！

雨夜的故事

隆平縣立
第一小學 楊同年

細雨漫漫的下着，涼風微微的吹着。

在這一個晚上，除簌簌的雨聲外，什麼聲音都沒有，黑沉沉的什麼東西也看不見，只見一間茅屋中，點着一盞小燈，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婆婆，在坑上坐着紡紗。還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少年，在椅上呆呆的坐着。老婆婆忽然說道。“我兒！天不早了，快睡吧！明天還要當兵去呢？”說着，淚珠掉了下來。少年聽了，說“我要晚一點睡。因為今夜是我和你相敘的最後一夜了。現在外國欺侮我國到這般地步，我國的青年人，一個個袖手觀看，兵士們不但不為國出力，還有的做漢奸，我明天當兵去，決意和他們死戰，希望打勝仗把我馬革裹屍回來，不願偷生打敗了回來的。”老婆婆說：“你能這樣愛國，我很佩服你，你這次是為國出力，不要把我這身老

努力的孩子

骨頭放在心上好了。”說到這裏，雄鷄叫了！老婆婆又說：“我兒睡吧！”於是少年睡了。涼風依然微微的吹着，細雨依然漫漫的下着。

暮 春 的 故 事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附屬第二附小 劉 素

一陣陣的微風吹過，將那樹上的殘花，一片一片的吹落在地上，或小溪中，有的隨着流水去了，將他一生燦爛的歷史，俱付諸東流了，有的落在地上，毫無知覺的靜臥在樹下，還有誰人來過問呢！

在這寂靜淒涼的景況中，大樹下站着一個飄泊潦倒的少年，凝視着脚下的小溪出神。他見了這淒涼的景況，又引起了身世之感。這時，他那悲壯的往事，又在他

腦中，一幕一幕電影般的演着：

爲着國家的生存，他兄弟二人，都慷慨從軍了，終日在刀光劍影和悲壯的軍號中，度他們那雄壯的生活，他們目所見的是刀光槍影！滿地僵尸，耳所聞的是隆隆的炮聲，拍拍的槍聲，和悠揚悲壯的號角聲，在這悲壯的生活中，他們拋掉了一切，專一爲國家來爭出路，不顧一切的去殺敵，想步先烈的後塵，來挽救風雨飄落的祖國。

一天的早晨，在一陣極劇烈的混戰中，不時可以聽見壯士們的喊殺聲，衝鋒聲，敵兵垂危的呻吟！最後的哀鳴。在最激烈的時候，他的哥哥已經殉國了。

幾百個壯士在勝利的喊聲中，跨過敵尸，踏着血路歸來，他們默默的看着地上

努力的孩子

靜臥着的健兒們的偉軀，血肉模糊的臉上，露出勝利的微笑，緊閉着的雙目，好像含着無限的希望。

他們的殉國是多麼的光榮呢！只可憐大事未成，中華的愛國健兒，又少了許多

.....

這時，他眼中的熱淚，如斷線的珍珠一般，不斷的落下。他腦中一切的景像，完全由模糊而消滅了，漸漸的現出一個猙獰的，狡滑的，凶狠的，穿着黃衣，拿着殺人的凶器的鬼臉，這時，他猛然的驚醒了。他四週的景物，都已模糊，因為薄薄的夜幕，已經罩在大地上了。

殘花還是一片一片的落在地上，和小溪中，有的仍舊隨着流水去了，他們倆那片斷的，光榮的，悲壯的生活也隨着流水

去了，流到那無人知道的地方去了。

前 線

河北省無極縣
城內縣立一高 苗 樹 芬

黑沈沈的長夜裏，霎時之間，雞啼犬吠，東方發白，顯出魚肚色來。出發號吹了，我們整起行裝，要往前線出發了。

要和那無情的炮火相見了，人家打死我，我打死人家，好像死了一隻狗，半點價值沒有，爲誰犧牲？爲誰而戰？咳！我們是爲四萬萬民衆謀幸福，爭光榮啊！

答答的洋號吹了，我昏昏沈沈的到了前線上，臥在那要命的戰壕裏。拿起那枝涼冰冰的槍來，開始向敵人射擊。

夜間，睡在戰壕裏，白天臥在戰壕裏，一連打了幾月的仗，戰事還是不停。

努力的孩子

我也受傷了，中了幾粒子彈，還不很重，只是不能走路了。

我在這戰壕裏，想起自己的老母，他年歲又老，家裏又沒有產業，怎樣生活着呢？咳，現在不知她還在世界上麼？母親呀！我再不能和你相見了，母親呀！

聽呀！那無情的炮火還在響，在我東邊的那位老友，他的頭向下一倒，與世界永別了，平地裏被轟的一高一低，東一個西一個的僵尸，人血侵染了大地，變爲紅色。

犧牲的人們，不可記數，‘想’要不是爲四萬萬民衆爭生存，誰願把自己的頭顱、熱血、性命犧牲呢？

一個經濟壓迫下的學生

河北獲鹿
李村六高 李振海

秀江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可是家中被經濟所迫，沒有錢供給他讀書。有一日，他出去玩耍，這是一個日麗風和，百花怒放香氣襲人的春天，小鳥不住的歌唱，蜂蝶翩翩，旋轉上下……大有說不盡的美麗。秀江見了這百花競豔的世界，不由得自言自語道：“像這樣醉人的春天，我想把他寫上幾句，可惜我又不識字，再說把他畫上幾幅圖畫，可惜我又不是一個畫家，如果我是一個詩人，就可以用美妙的詩句描寫出來，可惜我是個無用的庸才！春之神白賜給我這樣美麗的一幅自然圖畫。唉！真是可惜！我以後一定要去讀書，預備來描寫這天然的美景。”他跑回去，和他母親商量，他的父母說：“好孩子！你在做夢嗎？你不知道現在的學校，都是給

努力的孩子

富家子弟們設立的，像你這樣的窮小子，那能享受到這樣的幸福呢！”說着，他們三人都流出眼淚來了。

唉！中國人整日還講平等的！像這樣的孩子，竟爲經濟所迫，就沒有讀書的機會嗎？

一個苦學生

晉江金井南 D. C. T.
光小學五年

在金井附近的留古鄉，有一個苦學生，名叫：‘分貝。’他的家裏頭窮得很，因爲他五歲的時候，母親就死了。那時，他的父親也已經五十歲了，他家裏頭的任何事情，完全靠着他父親一人料理。

到了七歲的時候，父親就送他到學校裏念書。那時，因爲年紀很小，不曉得家

裏的苦事，所以，不很用功。

隔了兩三年，分貝已經十歲了，他的心裏頭已經懂得些事了。從此，他的父親就常常把他家裏的事情很苦地告訴他，叫他好好地記在心裏，不要浪蕩，不要偷懶。

光陰很快的過去，分貝已經十三歲了，他的父親因為年老身衰，害病死了。家裏沒有什麼東西，他只好去鋤草，來度生活。

這樣一連三年，分貝已經十六歲了。他想：‘我這樣的鋤草，是沒有出路的，不如往他家去做傭工比較有利頭。’

從此，分貝就不再鋤草，到隣近李老伯的家裏去做傭工了。因為李老伯很愛他，事事都教他應當怎樣做。而且，他作事

很誠實準確，所以，李老伯就用很多氣力教他研究學問，不叫他去耕田了。

分貝在李家作工三年，研究學問三年，已經二十三歲了。他們的家鄉如若發生什麼事情，他就替人家判決是非，因為他談話很秉公無私，又很有道理。因此，大家都聽他的話。

從此，分貝就漸漸地在鄉中辦起公事來，家道漸好，聲譽也漸高，竟成為社會上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遠近的人，都很羨慕他。

懶惰的小學生

上海周民雲

小琪兒睡在甜蜜的夢鄉裏，忘掉了上學的時候是遲了。金黃的太陽，微笑地出

現在東方，牠那溫柔的光芒，正照在他那蘋果似的臉兒上。‘喔！喔！喔！’的雞啼聲，照舊的傳進來，可是怎樣能打斷他那甜蜜的夢呢？小琪兒的夢，不斷地做着。美麗的陽光，仍舊地照在他的臉上。等到他醒來，時候已經遲得很了，他便想不去學校，無奈父親定要他去，只得懶洋洋地背了書包去學校。

到了學校裏，他們已在上課，先生也正在出問題，他便乘先生不知道，偷偷地坐到位置上。他們見他這時才來，很是詫異，都向他臉上注視着，這時小琪兒的臉，真不知要放在什麼地方呢！他很快地把問題做好，坐在位置上，東想想，西想想，他想得入神了，兩顆眼珠一動也不動，先生叫他的名字，他也不聽見，先生以為

努力的孩子

他故意不理，大怒道；‘王小琪！叫你的名字，爲什麼不理？’他站了起來，只是低頭不响，‘你不响！給我出去！’他仍舊不响。這使先生又氣又恨，兇狠的說：

‘你不出去，算你今天不到。’小琪兒心裏想：‘算我今天不到，再好也沒有。吃了飯，我不來了。’

吃了飯，他果真不來了，可是他的父親，卻是一個聰明人，他曉得小琪兒又想懶學了，便把他送到學校裏去了。

小 敏 的 覺 悟

南 京 實 小 學 岑 滋 德

小敏在平時最喜愛講欺騙人的話；有時候這件事明明是他做的，他却一口說是別人做的，所以先生們和同學們大家都不

信任他，而且沒有一個人去睬他。

過了些時候，他的父親因為生病死了，這時他的膽子便漸漸大了：起初他不過騙人家的東西歸為己有，後來他竟敢偷人家的物件，有時給他的母親知道了，便諄諄的勸他改過，下次不要再做這種違法的行為。但這種話他聽了，猶如‘耳邊風’一樣，一些也不在意。

他的級上有一位同學，名叫余明華，為人非常和藹。這天下午，明華帶了兩本書到學校裏來，恰巧被小敏看見了，只見書面上紅紅綠綠的，非常悅目，但不知何書，本想去借，但他和明華素無交情，恐怕會遭到拒絕，所以不敢去向他借；但心中已有了主意。

‘噹！噹！噹！……’下課了；小敏

努力的孩子

們一起出去遊玩去了，他便趁無人的當兒，抽出明華帶來的那兩本中的一本，往自己的書底下一塞，恰巧這時明華和幾個同學走了進來，他見到小敏徧促的態度，便有點疑惑，不由自主的走到小敏的桌旁，把他的書翻了一陣，於是那本書顯現在他的目前。他不禁‘呀！’的一聲叫了出來；旁邊的小敏臉上立刻變了蒼白色。

‘小偷！’

‘賊！’

‘無恥的東西！’

‘報告老師！’

同學們在平日，大家心中都是恨着小敏的言行的；現在他犯了過，大家便紛紛的訕笑他，罵他。

這時的明華忽然跑到自己的位上，把

其餘的那一本書拿了過來，臉上現着笑容，避開衆人的聲音，向着小敏說：‘小敏！你也太客氣了！爲什麼只拿上冊呢？看了上冊而不看下冊，是不知道結果的呀！不要客氣，把這本下冊也拿了去吧。’

小敏聽了這話，把頭低了下去，實在的，他被豐富的感情屈服了，兩道熱淚，從他的心靈的深處流了出來，過了一會，他才對着微笑着的明華說：

‘我懺悔了！請你原諒我吧！我下次再不做這種違法的事了！’從此以後，他便改過自新成爲一個好人，同學們漸漸的和他好起來，他的母親更是喜歡得流下淚來，這完全是和藹的明華所建的功勞呀！

不 幸 的 善 美

邊 敬 忠

努力的孩子

提起了善美，是多麼的不幸呀！在他九歲那一年，他那慈祥和藹的爸爸、媽媽便先後與這污濁的社會，冷酷的人間，甜蜜的家庭，活潑的愛兒永別了。死寂的家庭中，只有那龍鍾的祖母；是他唯一的親人了。

爲了解決吃飯問題，不得已，那疼愛他的祖母，便到本鎮的一家富戶當奴婢去了。孤苦零仃的善美只好寄養在他的舅父家裏，他舅父家裏有他舅父、舅母、表兄妹四人，是一個中等的家庭，每日表兄弟上學去，只賸他一人形單影隻的處在這舉目無親的異域裏，做那種非人非馬的生活。雖然他的舅父待他不錯，但是常受那舅母的虐待忌妬，表兄弟的卑視欺侮。因此這個生氣勃勃的天真爛漫的兒童；而今已變

成一個冷冰冰，死沉沉的，憂愁的，頹衰的孩子了。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轉瞬間，又已到冬殘歲盡的時候了；春之神由兒童們笑逐顏開的歡迎得降臨了。陣陣的爆竹聲不住的振盪他弱小的心靈，使他不安。他想：倘若父親母親在世時；早已穿了新衣，在與他的小同伴比賽放爆竹——看誰的氣火飛得高，誰的雙炮聲音清脆，……。唉！他想到這裏面色慘白了，晶瑩的淚珠如泉湧一般流出了那烏黑的睫毛外。

時間之神又把二月的光陰偷去了，這時他的舅父把他介紹到離家十二里地的^P鎮上天成自由車行去當學徒，他心中快樂極了，以為前途有了一線的曙光，生活也許是新鮮，那曉得更是出乎意料之外，寂

寞無聊，待遇更壞了，整天好似失却靈魂似的；一天比一年還要難過。

一個炎熱的夏天晚上，他的師父及店夥們，都出去納涼避暑去了，善美便尋了一枝鉛筆，一張白紙，倚在一張矮凳上，兩條小腿向後曲折的跪在地上；開始寫給他祖母的信。（父親生前曾教過他讀書）畢生最疼愛我的祖母：

‘不受你的教導，已有好幾月了，在這分別期間我好像失了手臂，也似失掉了心肝；總是坐臥不安，夢寐不寧，從大人那裏，想也會體驗出我這種精神狀態的吧！’——善美寫到這裏，把頭抬起來向四外張望一下；只見櫃台上的燈，被窗櫺間鑽進的熱風吹得閃閃搖晃。他深深的歎了一口氣，舐一舐鉛筆；又寫了下去。——

‘爸爸媽媽在世時，誰敢打我罵我。然而現在差不多每天都要挨打的，夥計們做了壞事情也要推到我身上；使我挨打。今天午後我又挨了一頓打；師傅拉着我的耳朵一直到院中，用鉗子連打帶鉗，唉！皮破了，血流了。我的肉就好比你的肉，你能不痛嗎？親愛的祖母，我每天吃的是些殘茶剩飯，而且還不夠飽。每天站在門口的泥土地上；小主人一哭就不能睡了，忍着心，去搖搖籃。’他寫到這裏不由得一陣心酸，湧出兩道淚珠來，是似他的祖母立在他的面前，他向前只撲了個空，便用小拳頭拭一拭眼淚又繼續寫下去——‘這種生活，簡直還不如牛馬過的生活，我實在忍不住了。仁慈的祖母快領我家去吧！’善美打了一個呵欠，看了看窗外再低下頭寫

努力的孩子

下去——‘仁慈的祖母來吧！快領我跳出火炕吧！請你可憐我這不幸的孤兒呀！這裏無論誰都打我罵我，我和他們又沒有讎仇，我的肚子餓了。愛我的祖母呀！你一定要領我回去呀！我回去要孝順你，不讓人欺侮你。’

他寫到這裏，忽的師傅進來，他嚇得暈過去了。

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

甯波君子 徐 翊
街三六號

靜悄悄夏天的一個中午，天空沒有一絲雲彩，也沒有一些兒風，天氣真熱得人要命。路上只有幾個車夫和幾隻野犬，那車夫們沒有生意，懶洋洋的便在午睡，發出一陣酣睡的聲音；幾隻野犬，挨了餓，

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

拚命的在垃圾堆裏找食吃。除出這些聲音外，只有我的朋友——李好學的哭聲。

好學在三歲的時候，母親愛他似一塊寶玉，——但，寶玉只要有錢可以買，好學是買不到的。好學只知道有媽媽爸爸就夠啦！不幸得很，好學的親愛的媽媽在他四歲時就死了。他的爸爸，因為家中沒人維持，只得再和一個姓張的婦人結婚，自己却往遠處賺錢去了。那張氏進了門以後，生了一個兒子，從此以後，好學吃的，總是腐的；穿的，總是破的；整日的工作呢？便是看牛，斫樹……這種苦工；還常要給繼母打罵。至於他的弟弟呢？自然囉！吃的是新鮮貨，穿的是絲織品，終日只是和那些野小孩玩耍、相打……。

今天好學牽牛回來，因為天氣炎熱，

努力的孩子

恐怕牛要走死，所以在路上息了一息。不想被那狡猾的弟弟看見了，去告訴母親說：‘媽：哥哥在路上玩耍呢！’他那如狼似虎的母親，在好學回來的時候，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拿起粗大的棍子來打，一壁打，一壁還不絕的罵小鬼……！又現出兇狠的形貌，盡力狂打。唉！可憐十歲的孩子，受此毒打，滿身是鞭痕……。

這時，太陽已經慢慢地轉向西山去了，大約也不忍看了吧：熱風這時倒吹起來了，似乎說：‘我要把這黑暗的世界吹去！’

背負了一大堆柴，手拿着斫斧；亮晶晶的眼睛，映滿了雨珠般的眼淚，向着我苦笑。——這個影兒又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了。

秋 收

上海萬 張 根 德
上竹小 學

這幾天，村裏怪忙碌的，打稻，割禾，一切的農事，都在這時候辦。因此，把全村弄得沸騰騰的，直到夜裏才沉靜下來。而濃烈的稻禾香氣，到處瀰漫着。

田裏長滿了金黃色的稻穎，田的那頭，阿二彎着腰在割稻，不住地發出‘咕吱咕吱’的聲響，他隔了半天才起來休息，抬起頭，一眼望見的便是一片成熟的稻子，這是阿二終年辛苦的成績。他苦笑一般地吁了一口氣，春日播種的忙碌，盛夏時在驕陽直逼之下流汗辛苦地工作，一鋤復一鋤，一鐮復一鐮，到秋天時才賺得一担一担的收穫，換來一家幾口的吃用，這不

努力的孩子

就是他十年來的生活嗎？就這麼一年又一年的過去，艱苦而刻板，毫沒有新鮮的意味！他想到這裏，不免傷感起來，但是一想起他今年比人家多收穫，在辛苦的臉上不免露出慘淡的笑容。

暮靄蒼茫，天色漸暝，阿二不得不動身回家，一路哼着不成腔的調子。

回到家裏，一進門，舒了一口氣，如釋重負。走到牛棚旁，就看見躺着那頭終身碌碌的老黃牛，兩只大眼在黑暗中特別惹得他注意，好像對他表示盡責無愧的意思，倏的把垂着的小尾巴拂向背上去，一陣蚊蠅營營的飛散了。右邊灶下，女人忙着煮菜煮飯，跟前圍着三個孩子。

他走到房裏，隨手點起洋燈，放下鋤犁，女人把晚飯放在桌上，他們一家兒就

圍着吃飯。‘今天總算又忙過去了。’阿二歎息着說，‘大家都是辛辛苦苦，一來爲的是償債，二來也是爲養活一家兒！’

‘今年我們比去年的收穫怎樣？’他的女人問他。

‘我們總算托天之祐，今年比去年收穫得多了。’阿二說，‘今年大部分的人家收穫都比去年少，連償債也不夠，不要說是養活一家了。’

‘那麼我們得謝謝老天爺呢！’他的女人說。

‘是呀，所以我們今年迎神賽會我提議要加演社戲。’阿二說完，露着得意的微笑。

他的兩個兒子仰頭睜眼，半天聽不出他們在說些什麼，忽然聽到他的爸爸要演

努力的孩子

社戲，就快樂得手舞足蹈起來，很快的問他的爸爸：

‘幾時演社戲，爸爸！大概不遠吧？’

‘是的，後天就要演了。’

兩個孩子是歡喜得無以名狀了，兩個小小的心是快樂到了極點，這時飯也無心吃了，彷彿要去捉那‘後天’似的，很快的跳下板凳去了。

他們兩很快樂地吃着飯，沉默了一刻，牛棚裏的老牛發出幽悵的悲鳴：‘哞！哞！’這聲音喚起他們夫妻倆的記憶，‘牠老了！病了！’

‘唉，牠也苦得夠了；我們同樣的也苦，總算我們沒有辜負，得到很好的收穫。’

‘我預備把穀賣去，除開銷，償租

外，多餘的錢再買一頭牛，讓這頭老牛休息……’

阿二的話還沒有說完的時候，忽然推門進來一個年青的農人土根，這是他們的長工，他很狼狽的氣喘吁吁的報告道：

‘米價驟跌，比原價低下五元，洋米大批的進口，現在村裏的穀挑到城裏去都無人要！……’

這是一顆冰彈呀，足以打中阿二的熱心了，往日的許多希望，現在都變成泡影，阿二的眼前有許多黑黑的圈兒結連着打滾，現在他的面前是一個黑暗的世界。

阿二妻流出眼淚來，阿二也不忍再聽下去，因為他知道充滿着歡欣喜悅的收穫期，如今已換了一副極其慘苦的面貌了。

孩子是不懂事的，他們走到他媽的跟

努力的孩子

前，吵着要穿新衣服，因為他們預備後天要看戲了呢！

那可憐的老牛，發出幽悵的悲鳴‘哞！哞！’牠已經有幾夜沒有睡了！

催 租 價

河北省晉縣 張 知 錄
候城初級校

一個冬天的下午，雪花飄飄，北風呼呼，郊外的一間破爛的茅草屋中，有一個年近五旬的老婦人，正在織布；旁邊，還有一個不過七歲的小女孩，正在紡紗。

‘嘭！嘭！嘭！’忽然有人叫門。老婦人聽見了，現出喜悅的樣子，立刻走去開門。

“土法趕集回來了嗎？”老婦人笑嘻嘻的說。

“回……回……回來了！”士法若有所失的說。

“你賣的那錢呢？爲何這樣驚慌呵？”老婦人改了面色，質問着說。

“我……我賣的錢在半道裏，被強盜搶去了！”士法的話，還沒有說完，兩人的眼淚和下雨一般的落了下來。

原來今年，士法所租的地，因爲天旱不收，而地主又屢催租價，所以士法領了母親的命令；要把所織的布賣去交租，又誰知可恨的強盜，偏要和人作對呢。

他兩人走進屋內嗚咽的哭着，忽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富家公子，匆匆的走進門來，將士法拉住，大聲恫嚇道：“你還不還租價嗎？”

士法膽怯的說：“我今日到市集上賣

努力的孩子

布，不料回來時候把我賣的錢，被強盜搶去了，改日再……交吧。”

“放屁，我們告狀去。”那人說罷，便把土法拉走了。

老婦人含着眼淚，一壁哀求，一壁也跟着走去，只丟下那一個小小的女孩，沒命也似的哭喊：“媽媽！哥哥！媽媽！哥哥！……”

那時北風益加猛烈了，再夾雜着女孩子的哭聲，真是令人聽了毛骨悚然，眼淚欲流了。

平 凡 的 故 事

上海膠州路私立周文濤
上小六年級學生

雪下得如是的大，北風盡情地呼號；這，它們好似告訴我們說：‘冬天到了！’

我沉思着，我惆悵着，惘惘然，茫然，莫名地使我憶起了一個二年前的故事。



這幾日，王六嫂天天憂苦着臉，人也漸漸地消瘦下去，以前她活潑的微笑，現在不大容易瞧到了。

真的，怎不使她焦急呢，王六雖然整日在外邊拉洋車，然而，徒然你跑斷了腿，總是得不着一飽，有時還要受巡捕的打罵，而兩孩子又大了，天天鬧着肚子餓，至於現在呢，——也就是最使她心焦的，冬來了，丈夫孩子身上還穿着單衣，家中的油米又將完了，房租三月沒付，收租的人說，限下月再不付，即要驅逐了，……呵！她有什麼法想？真使她手足無措了。

努力的孩子

‘王六天天在外面跑，王六嫂天天愁苦着臉，孩子日日在鬧冷，鬧餓，他們就在這無規則的生活下，混着日子，做一日和尚，打一日鐘。



這天晚上，王六夫婦在商議以後的生活。

‘天冷了，孩子們也可以做幾件衣服了。’王六把兩手放在口邊呵着熱氣說。

‘但是，……錢呢？’王六嫂戰抖着聲調：‘而今米又完了，被頭還在典當裏，以後的日子，真不知怎樣過下去！’

‘……………’他默然，兩行熱淚，掛在臉上。

‘總之，這是命運注定的，我們苦人苦，也只好苦一輩子！’在百無辦法中，

她說了這一句。

‘…………’ 他仍默然。

‘要不是爲了兩個孩子，我恨不得去自盡！’ 這時的他，已痛哭失聲了。

‘別急，咱大家努力些，明天我多跑幾里路，把車價降低些，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他苦笑着說，可是，掛在臉上的兩行淚，却還沒乾。

‘得了，我明天多收幾件衣來洗，也可好一些。’ 她也裝着強笑。

‘…………’ ‘…………’



呵！悲劇就這樣地開始了。

在王六家的門口，聚着很多的閒人，在門裏傳出一陣極淒切的慘哭聲。

‘天哪！……你真去了嗎？……叫我

努力的孩子

們以後如何生活呢？醒呀！……你……你……眼怎麼閉了呢？……天哪？我……不想活了……不想活了呀……’

問了旁人，才知道王六因跑得過快，腦充血致死，據說，臨死前還給坐車的人，罵道：

‘猪獃，怎麼好端端的拉，會跌倒的，害老子跌了一交，真是……’



故事就這們地結束，以後的事，我便不知道。

‘這是窮人的冬哪！世界上似這樣的事，真多着呢！’我想着。

窗外的雪，仍在下着；風，仍在號着！

旱災後的一個農家

南通西單萬明
亭小學

農人的希望，只希望用了勞力以後，有所報酬，就很滿足了。今年的希望却全然失敗，田禾乾得一點兒也沒有用。

是金風奏動着悲鳴，夜色染遍了人間的時候，有一個農家正在哀痛着生活的維艱。

“媽媽！點起燈罷，夜啦！”一個不到十歲光景的孩子站在母親身旁叫着。母親呢？只管沉默着，顯然是在思索什麼？孩子以爲媽媽沒有聽到，接着：“媽啊！暗啦；我怕暗，點上一盞油燈罷。”在暗中坐着的母親這纔嘆了一口深長的氣，回答：“我的好孩子，爸爸沒有買油，不要鬧罷！”

“爸爸爲什麼不買油呢？”

“你看！天老爺這許多時沒有下一滴雨，棉花乾得一點也不曾有得收。”

“沒有花收就不買油嗎？”

“那兒來的錢呢？不要多嘴罷！”母親不耐煩了，孩子也許仍在疑惑，但是他不敢再問下去了。唉！孩子怎能知道大人的苦呢？接着，孩子的母親向丈夫說：

“家裏一個錢也沒有啦，再過幾天，我們全家人的生命怎麼維持呢？我想你明天到陳家——地主家那邊去一趟，借幾塊錢回來；總不至於決絕拒却你的請求，不論多少，總會幫助些。”母親正這樣嘆息着，孩子又嚷了起來：“什麼東西叫；我怕！我怕暗！媽媽！抱抱我。”

在黑暗中聽見一巴掌拍在頭上的聲

音，小孩子哭了。當時丈夫說：“唉！只怪我的妻子和我們的孩子所同有的這悲苦無告的命運，除了詛咒命運以外，還能有什麼方法？”

這是一個農家受了旱災的影響而在哭訴。

可 憐 的 礦 工

河南焦作
扶輪小學 張 昌 福

黑暗陰冷的礦洞，是阿根每天必定要進去做工作的地方，即使有病也得去掘煤。因為他若一天不去做工，他一天就沒有錢，他和家中就一定要挨一天的餓。爲了這，他每天要去做工，以維持一家的生命。每天都是天色未明就要起來到礦廠裏去，直到了夜深了才得回家，算起來每天要

努力的孩子

在那陰冷黑暗的礦洞中做十七八個鐘頭的工。早飯在家吃了，午飯是在廠中合伙兒吃，就此一直支持到了夜靜的時候，再回家吃晚飯；那怕餓着肚子；累得要死，也要用盡了力量去掘煤。監工遠遠的站在保險架的橫木上，叉着腰板了面孔，不時兩手指東劃西的催促着各個礦工。雖然有些工人耐不住冷氣潮濕的侵襲而暈倒了，但是也只就把他抬到洞外面去吹吹風見見太陽，等到他蘇醒過來了，再進去工作，絕不放他回家養息的——除了他不要今天的工錢外。唉！他們不曉得甚麼是樂？只是終日在那神秘的礦洞中暗淡的燈光下去工作，出賣着自己的筋力，來換取這一天勞作的代價——二角伍分錢！

阿根七歲時，他的母親就被狠心的債

主逼得上吊死了，他親眼看見他的母親被人從樑柱的繩上抱了下來，橫放在一扇門板上。母親是披頭散髮像瘋子一般的，舌頭拖出來很長，眼珠也凸了出來，收不進去；他還記得母親的那隻眼也裂了，像一個熟透了的葡萄似的裂開了，露出了許多紊亂的血絲，沾了她滿臉。直到現在，他一想起了母親時，便很快的回味到母親的可怕的樣子。到如今，他已是在繼母虐待之下而長到十九歲的少年了，父親終日去拉人力車，他每日去做工，他的妻子是提了滿籃子碎布等去替兵士們等縫補衣襪，他們倒是一個做工吃飯的家庭呢！

一天；阿根照舊去上工了，正午的時候，阿根的家中正在預備午飯，忽然吳頭罕瘋了似的跑了進來，氣喘還沒有定就狂

努力的孩子

叫道：“哎喲不好了！大哥的礦洞着了火，燒死了兩個人，傷了幾十個人，大哥被火把頭燒爛了，現在都抬到紅十字會醫院去了！”阿根的妻一聽得這些話，便大哭起來；最後，阿根的爹爹妻子和兒子都去醫院看阿根，留了繼母在家看門，他們便趕到醫院去，他們在看護者討厭的眼光藐視下，知道了阿根的所在，便跑了過去。這時，阿根已是奄奄一息了，他的父親和妻子執了他的手，他微微的睜了睜眼，遂又閉上了。他的妻子在旁邊哭泣着，可憐的老父親想說話，但已哽咽住了，聲音很低而顫動着，一些也聽不清。停了一刻，醫師和看護都進來了，便把他們推了出去，推到病房外面，停了十來分鐘，從病房中出來了一個看護，手裏拿了一張紙條，向着

可憐的少女

阿根的父親說；“李阿根已是死了，我給你這張紙條，你到這紙條上寫的地方領撫卹錢去。”那個年老的車夫接了紙條，看了看，身體便向後仰倒，看護者扶住了他，阿根的妻子大哭起來，頓時，哭聲和着叱責聲，嚷成了一片，鬧得很亂，很厲害

.....o

可 憐 的 少 女

河北南樂城內 勤工完全小學 赫 相 欽

夕陽已沉入了大地，夜幕緊緊逼來，宇宙間被黑暗籠罩住了，刺骨的寒風；拚命的刮着。

我獨自在這寂靜的馬路上行着，那路旁灰黃色的燈；無力的燃着，好似鬼火一樣，夜深風緊，街上悲哀之聲；傳入我的

心頭。

我每走過 C 路；總是毛髮悚然，今天我又走上 C 路了；正在向前走的時候；忽然看見那牆角裏；有一團黑影，微微的移動着。我想：“那裏也許隱着打劫的強盜；也許是躺着如鬼般的乞丐，或者是鬼……”

一會兒；忽聽見一種嚶嚶的；如哭泣般的聲音，我不禁有些害怕起來，想迅速的跑開。但我又長了長膽；停住了腳步，想走近前看一看；那黑影到底是甚麼東西，是人還是鬼。我裝了一肚子膽，硬向那黑影走去；——是誰呀！——我認出了；那黑影是個人。

那黑影沒有覺察到我走近；忽聽得我這樣厲聲的問他，就大大地顫動了一下，

倒把我嚇的倒退了一步。這時我的確辨明了；那黑影是個人，而且是一個小孩子。我又走近前；問道：

你是誰呀！在這裏幹嗎？

我沒有聽見回答；但聽見那黑影發出哭聲，這是一個小姑娘的哭……這時害怕的心，都離開了我，只感覺着這哭聲，異常的悲哀，異常的可憐！又向她看了一會，我的一顆心，不禁的跳動起來，這不是由於恐懼，而是由於一種同情的刺激……我用手摸着那個正在哭泣的小姑娘的手，將她慢慢的拉到燈光下，仔細將她一看，只見她有十三四歲的模樣，眼睛都哭腫了，她用手正在揩着腮旁的淚珠……她低着頭，並不向我望……

她的頭髮很濃黑，梳着一根短短的辮

子，穿着一身襤褸的衣服。“這大概是那貧家的女兒，或是那工人的女兒吧？”我這樣想。仍繼續的端詳這個不做聲的小姑娘的面貌。

“你爲甚麼哭呢？小姑娘，你叫甚麼名字？姓甚麼？”

我這樣的問她，她也不回答我，一會兒，忽然她跪到我的面前！雙手緊握着我的左手，如神經受着很大的刺激也似的，顫動着；向我發出低低的、悽慘的聲音來——“先生……你救我吧！……救我……他要將我賣掉……賣掉……我不願意啊……救我吧……”這時我覺得我的心頭；好似一根大針重刺了一下，這時我便將這可憐的少女；領回家去了。

一個黃包車夫

無錫縣立八士橋 華 錫 茂
小學校忠級六年級

呼呼的西北風，打起他猙獰的面目，
在肆勁的吹刮着，宇宙間充滿了悲哀冷靜
的意味。

在一條冷靜的馬路上，有一個身穿單
衣，襤褸污穢不堪的老頭兒，拉着一輛車
子，裏面坐着一個年近三十多歲的少爺，
拍拍的在捲地塵埃中飛馳，一面瑟瑟地
抖着。那位少爺身穿大衣、頭戴禮帽、
腳穿皮鞋、坐在車子裏喊着：‘快一點
啊！時間不早了。’這樣的催促着，那老頭
兒年高力衰，用盡他平生之力，奔走着，
可是並不滿半里路程，又慢了下來，那位
少爺，又在叫喊：‘你這個畜生；為什麼

又慢了下來；我有事……’ 這個老頭兒，又拚了命像瘋狗的趕着路程。剛到八士橋衙門口，一個不留神，碰的一聲，跌倒在地，頭跌在石頭上，鮮血淋漓。那位少爺，也從車子中跌了出來，跌倒在那地上，因此怒氣冲冲，恣意責打，那時有一位站崗的警士，看了上來勸解，那位闊老伸手三個巴掌，哼！可恨可惡的狗，代我拖他局中去，那位巡警，受着老爺的吩咐，一把拉着就走，可憐一個車夫在哀求着！‘老爺饒我這條命吧！’‘哼！！咱們上峰的命令，公事公辦，誰敢違抗！’‘老爺：我一家五口，全仗我這老頭拉車過活，老婆病了，一家大小鬧不着吃……’‘嗎的！你這個混蛋兒，我是奉命的：誰叫你不當心！’可憐那個車夫在‘老爺……老爺’的哀求着，

不肯上前，那位警察打起他猙獰的面貌，拉起皮鞭，把老頭兒打得皮開肉綻，旁觀人的哄笑聲，老頭兒的哭泣聲，成千成萬的咀咒聲，另有一車興沖沖地，在奔走着，看見老頭礙路，按鈴叫避，裏面一位美式小帽的，奇形怪狀的女子笑聲，低昂的拉了過去。

於是黑壓壓一團觀眾，立刻圍了上來，用好奇的與沉默的面孔張望着，把警察和恐懼的老頭吞在核心，警士怒沖沖地罵着，老者在哀告着，戰抖着，人們在探訊着張望着。

‘散散吧！這有什麼看頭呢！’人羣被這一聲驚醒，無意識的走開了。老頭兒磕頭、打躬、作揖、哀求、和啼哭着，警察大聲怒罵叫喊，皮鞭有力的揮着！在瑟縮地

努力的孩子

哭泣，在警察的監視下，老頭兒轉過街頭，走進公安局中，被關在一所牢獄中。

我在看了這悲慘的一幕，簡單的發了一些感想：這種可慘之事日日發生，車夫的生活真是牛馬都不如。唉！我想世界上最辛苦的是黃包車夫，最可憐的也是黃包車夫。

賣 孩 子

安徽巢縣縣立柘皋小學 汪 煥 章

亂草堆成的一個屋頂，架在不滿二尺高的土牆上，矮矮的像一個已死的龜殼。本來光線很黑暗，前天又刮了一陣大風，將屋上的草弄得消的消，厚的厚，一點不勻；在消的地方，日光可以射進來，可以說牠是一個‘天然的明瓦了’！

屋裏放着一張破桌，矮小的板凳上，坐着三個人(夫妻倆和一小孩)午餐。

屋頂裏有許多掛着很長很長的蜘蛛網絲和灰塵接合的長條，忽然飄了一根在孩子碗裏，孩子伸手來揀，那知不小心，將碗弄倒，這碗裏的水粥，本來是他的父親餓了幾天，昨天才借了半升米做的。當傾倒的時候，水粥全流在地上，像圩埂潰塌了一般。

於是他的父親手忙腳亂地忙了一會，看看地上的粥，實在捨不得糟掉！便蹲下去臉貼地的舐着。

一個討帳的挾了帳簿彎着頭進去，毫不客氣的說：‘半升米錢呢？’他說：‘今……今……今天……今天……沒，’‘今天到底怎樣講？……’

努力的孩子

三言兩句講翻了，毆打起來，討帳的要拖他到局子裏去講理，那知伸手一拉，‘何止’一聲，原來那衣服的破孔，他妻子已經替他補好，現在又弄了許多，他們爲着近來的‘窮忙’，忘記着補，經這一拉，可就越拉越大了！

討帳的暫時放掉他，走了。

第二天早晨，他正在想道：‘今天，唉！吃什麼呢？’忽然進來一個局丁，對他說：‘我們局長叫你去說話！’他聽了一皺眉，但是又不能不去。

到了局裏，見了局長，局長說：‘還不將米錢給人家？’他抖顫說：‘今……今天……’局長指着拘留所說：‘今天什麼？那裏去坐吧！’

坐了幾天牢，也就是餓了幾天，有個

人來問候他，他却說：‘我家現在怎樣？’
那個人道：‘不瞞你說：你家自從你走後，至今烟囱裏還沒有冒過烟。’

聽說不久他的兒子便被賣了，於是他才得出獄，局長聽說他有了錢，便罰了他幾塊錢，他時時的嘆着說：‘一塊錢便是我兒的一斤肉啊！’

有許多債主，聽說他有了錢，都紛紛來討，那知他那幾塊窮錢，要撐富人的幾千幾萬呢！加之局長的哄詐，買小孩主人的折扣；已經弄個精光！那有半個錢呢？——他只得向債主們哀求。

‘啊！你非要硬手段才給錢，我們的手段太軟了。好！我們玩玩好手段給你瞧瞧！……’債主們同聲說罷，都狠狠地走了。

‘爲什麼我這樣的窮呢？爲什麼我的兒子要賣給人家呢？爲什麼……？爲什麼……？’他正在想到這裏，忽然他的妻子道：‘唉！像這種日子，我真不願意過！’他答道：‘只要菩薩把路走，就好了！’

他又接着呆想：‘我將來死了，非問問閻王，爲什麼這樣的叫我們受罪？我前生做着什麼壞事呢？’

別的不說，明天又不知那些債主們玩什麼把戲呢？’

賣 菜

新樂縣立 第三高小 馬 嘉 賓

太陽露着幾絲紅光，鳥雀們都靜寂的睡在巢裏，北風颼颼的括着，一切的一切都很安靜的睡着。

賣菜的二牛推着滿車子的菜，要到市場上趕早市，一路上被風吹得肉皮成了蒼白色。而他顧及不到這個，只想到市場上先把菜賣完了是大事。家裏的小孩，母親，還要吃飯哩。北風吹得這樣的厲害，可是他滿臉的汗，好像用水洗了一樣，兩個眼上的脂麻糊也被汗珠洗得乾乾淨淨。

他終於走到了市場。立定車子喊道：‘賣菜啲！賣菜啲！’並沒有一個人過來買，他覺着有些奇怪，便又推起了車子往街上去賣。這時的北風越括得大了，把他的汗珠括乾了，臉上還留着幾道汗流過的痕跡。

他見路左邊一個大門，還閉着呢，便把車子站在門前頭。他又喊道：‘賣菜啲！賣菜啲！’才住了聲，一隻大黑狗，從

努力的孩子

狗道裏鑽出來，瞪着兩隻紅棗似的眼睛，豎起了黑毛，張牙舞爪的向二牛撲來。二牛推着車子，沒命的往前跑，上氣不接下氣的，汗珠又開始在臉上動作了，跑了好幾分鐘，才聽得後邊沒了犬吠聲。

這時他又氣又惱的想道：‘爲什麼今天早晨沒有人買菜，家裏的妻子，小孩，母親，還等着吃早飯。唉！幸喜沒有被黑狗咬住。’

二牛坦着胸部納涼，忽一陣北風括來，二牛打了個寒抖，猛醒道：天氣快冷了，還得預備過冬的衣服和吃的呢，可是……………唉……………

牛兒母子倆

河南孟縣縣立第六小校六年級 董之靜

在我村的西面有一所破屋子，裏面住着母子兩個。她只有一畝瘠薄的田地，就是豐收也不過七八斗。她的孩子叫牛兒，年紀大概有十二三歲，因為家境貧苦，樣子瘦得可憐！他身上穿的衣服，既破爛，又骯髒，走路的時候總是很不歡喜的沿着牆腳走，因此孩子們都不喜歡和他接近，甚至於還要欺侮他！

至於她雖然種了這一畝田地，但還要供給她已分開的老母的糧食！她的老母是一個糊塗不清的老婆子，每年到了收穫的時期——夏秋二季——也不問她的收穫怎樣，總要叫她把所有收糧繳足，到不了二個月，就被她老人家弄得乾乾淨淨。她母子二人雖氣得什麼似的，但也不敢反抗她一句話！於是牛兒便天天在街上喊着‘賣

努力的孩子

大餅……’ 以願他母子兩個的生活！

不幸得很，今春老天却偏偏和他賭氣，每天叫賣不息，總是賺不到一文錢。一天，她母子二人正在討論營生的辦法，他的母親的面容上，帶着愁苦的樣子說道：

‘唉！我們真算是苦極了。天已快午，我們連粥兒還沒有吃過，我們必須的食糧一米和麥一竟漲到一元八角一斗了。那裏有錢去買呢？她的孩子在牆壁角邊嗚嗚咽咽的哭，大概是因爲飢餓的緣故吧。

母子的悲哀

威海衛公立清泉 叢樹豐
實驗小學田竹亭

在一個偏僻的村莊裏，東南隅上，有幾間坍倒不堪的茅屋，外面套了一圈似乎再也經不住風雨襲擊的破牆，牆內一株赤

條條的白楊樹，搖動着枯枝嘆氣。屋內東間是一盤薄而且小的磨，西間便是朱公嘴和他母親王氏相依爲命的所在地。

他母子二人，每日就依靠這盤小磨供給生活，晚上朱王氏便磨麵，白天朱公嘴便出外去賣。他所賣的麵精而且賤，所以後來不用出門，就被人家爭着買去了，這樣的生活也很可以維持下去。過了十數個年頭，朱公嘴已有二十餘歲，而他底母親却一天老弱一天，牙齒脫落得差不多要光了。腰也彎了，頭髮也變白了，面容蒼老得十分可怕。此時正是我國國貧民窮，政治紊亂的時候，國內軍閥屢伏屢起，帝國主義者趁機攻入遼西，奪取我國錦繡的江山。國內兵少將寡，無法可施，只得施行徵兵制度。

努力的孩子

朱公嘴不幸被官府強逼迫着去從軍了，當他未出門之前，他底母親哭哭地想留住他。但官府底命令，又不敢違抗，母親送他到數里以外，臨別時她哭得死去活來，如癡如醉，非要親自送他兒子到遼西不可，後經官差底威嚇，加之兒子底苦勸，她只得顰淚而別，回家去又照常地度日。

朱公嘴自從離家後，天天想念老母，飯不思茶不飲，終日躺在炕上，嗚嗚咽咽地啼哭。“不要啼哭，男兒志在四方，死在家裏並不是應該的事；男兒要馬革裹屍，要戰死在疆場上，才有光榮呢！人類生存在社會上，原是爲國家謀幸福，並不是只在國家裏佔個消費份子的名詞。戰爭是快樂的事，到戰場上廝殺的時候，我們抖起精神，挺着胸膛殺幾個人，是多麼有趣

啊！高唱着國歌，凱旋回來，又是何等的快樂啊！是何等受人敬佩的呀！現在正是建功立業的機會，為何又長吁短嘆的悲哀呢？”這是他底朋友于君勸告他的話。

朱公嘴聽了他底話，方如夢初醒，次日便決心勇往前進，奮不顧身地拚命殺敵，這次戰爭的結果，竟把敵人殺得大敗而特敗。

在他未回家之前，他底母親天天想念着他。這天她照例地在家推磨，忽又想起了兒子在陣前，不知生死如何？想到此處，又是淚如雨降。磨又推不動了，便歛在露土的炕上，昏昏沉沉地飄到遼西去了！看見兒子升了軍官，住的高房大廈，吃的山珍海味，行走坐着汽車。原來自已底兒是高昇了，她和朱公嘴很親密地說了別後

的情形。

正在快樂的時候，只聽得一陣悲哀地叫聲“喳喳喳喳”，原來是一隻黃鶯在白楊樹上叫，把她甜蜜的夢也驚醒了，而兒子却立時無跡無踪了。

當時把她氣得目呆口怔，拾起一塊石子便打黃鶯，因為黃鶯不該擾亂她的好夢啊！

狗 二

河北南樂城內
私立勤工小學 任 炳 垣

狗二已經是三十餘歲的人了，一向不瞭解甚麼惆悵，而今天却大變了，在他淒涼的心頭上，感到無窮的悲哀！一為老婆孩子的生活前途恐慌！

狗二的二十多年的佃戶生活，因為很

誠懇，沒有失過業，現在他沒有和人家搗鬼而失了職。自此以後一天一天的忍耐、飢餓、勞苦，可是吃盡了千辛萬苦，總不能維持他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高利貸借的糧食都吃光了。他只得向老天爺哀鳴！

一個秋天的下午，天雖然沒有下雨，但老是陰沉沉的，西風簌簌的吹，幾隻寒鴉在喔喔的叫。當此時王三爺喊：“狗二在家嗎？”狗二一聽見是王三爺的聲音，就嚇的酥了骨，躲在桌子底下了。他妻就上前去笑着說：“王三爺嗎？今天他沒有在家，明天說吧。”王三爺怒道：“什麼？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今天又推沒在家。”王三爺說着就從家裏把他拉了出來，叫了他的僕人，把他打的已經昏了過去，他甦醒過來，又聽說明天要把他押到牢裏

努力的孩子

去，他氣得沒法，一個人跑上酒鋪子喝的昏醉，已經是半夜了，他醉在路上，一輛汽車把他的左足截成兩段，他醒來就在月夜下抱住自己鮮血淋漓的腿痛哭起來。

.....

月兒被秋雲掩了玉容，也好像吞聲飲泣似的。一陣陣的秋風有時也在一遞一聲的嘆着。雲氣一時比一時多了，將宇宙氤氳得不分明。疏星隱了……長空暗淡了，灰白了！

王 老 伯

廣東揭陽世德
小學六年級生 許 上 清

太陽跑到西山背後，只剩下半面了，那殘光映在天上，把天的一角，都染成了金黃色。天上的雲，倒影映在水面，好像

有萬條金龍在水中忽吞忽吐似的，牧童騎在牛背上唱着快樂之歌回家去；辛苦了一個整日的農夫們也荷鋤懶懶的歸去；出去找食的烏鴉也已經發出：‘呀……呀……’的叫聲飛回巢去了。時間告訴我們：‘天已經黑了。’這處的樹和山已分辨不出來了。

一間矮矮的茅屋，若用數量來表示時，體積不過一方丈的光景，裏面除掉放着一方桌子，一條坐椅，一張破舊不堪的床，和一些煮飯吃飯時用的器具之外，其餘便一無所有。王老伯坐在椅上，把背靠近牆邊，一壁拿着旱煙管在吸，濃煙不時地從口裏噴出，煙成灰時再換上一口。這時桌上點着的一盞戰戰抖抖的豆油燈光，把他的影子放大印在牆上。屋頂好像有吸力一樣，把他的眼睛釘住，他的心裏正在演着電

努力的孩子

影戲呢：‘去年的收成還算不得怎樣壞，割下的稻，除了自己吃和還田主的稅而外，還可以餘下幾斗，可是到了現在呢？……天公不肯做情，年歲不好，柴米都貴，政府之剝削，一層加重一層……借下來的一担粟，預備做秧種之用，唉！……不幸得很，誰知又碰到難關，天氣太冷，把秧苗凍斃……唉！以下的生活又將如之奈何……’他想到這裏，腦袋幾乎破裂，好像有一團灰黑在他的眼前滾上滾下似的，飢餓，煩惱，悲哀，像三枝針在他心裏刺着。

夜像死水一樣靜肅，由空氣送來了一陣‘虎……虎……’的狗吠聲，和簷下唧唧的蟲聲合奏在一起，似是在訴着他們悲哀和痛苦一樣。

阿四拖去了

阿四拖去了

陳 慧 子

九月到了，晚稻黃了。阿四挑着穀籮，到田裏去割稻。

阿四剛剛割了半畝田的晚稻。忽然遠遠來了一大羣穿灰色衣服，背着洋槍的土匪，惡狠狠的，跳到田裏，一把抓住阿四的胸口，口裏吼着說：“你還在這裏割稻嗎？快些給我們老爺扛礮子！……”

阿四說：“老……爺！我不去。…”

土匪說：“不去嗎？我把你槍斃！”

阿四哭着說：“我……家裏……兒子要挨餓……”他搖着下頷，面皮也青了，心裏別別跳，很是害怕。

土匪們一把把他拖去，阿四一面走，

努力的孩子

一面哭道：“唉！……我的兒子，要餓死了！……”

土匪吼着說：“怎樣？你還要說嗎？”
用槍把他的屁股，打得流血。阿四不響地走去了。

後來，我聽爸爸說，那拖阿四的，不是土匪，是兵士。

放 賑

山東東平靳 蔣 世 譽
田小學小六

那寒冷砭肌的西北風吼了幾天，真好冷呀！在某日的清晨，幾個放賑委員，往我們校中來，他們手中拿着提包，這包內盛滿銀元票子，這包內不像災民們的生命在裏面嗎？進了校就上樓去休息去了，因為他們每天的奔走，已很乏了。

這時街上四外入鄉的災民，如流水的抱小扶老而來，有人說：‘放賑的往鄉農學校去了，’他們就往鄉農學校去，走到一看，並沒有放賑的人，他們哭喪着臉只好站着。一會由裏面出來一個兵，大聲叫道：‘你們好瞎眼，放賑的沒上這裏來！’他們問道：‘往那裏去了呢？’他說道：‘剛才已上南邊學校裏去了！’他們聽了，立刻又慢慢的往本校而來。這時街上聽不見別的聲音，只聽見小孩子的悲啼聲，和‘凍死了凍死了’的喊聲，真令人可悲。

一會兒，來到了校門口，他們都站着求告，他們說：‘可憐可憐吧！大老爺們，我們已一二日沒有吃飯了，這樣冷的天氣，我們又沒棉衣穿，這樣飢寒的生活，真難受呀！請大老爺們給我們點錢，我們

努力的孩子

好度日。」當時我看了，真是萬分難過，他們求告多時，那些放賑的委員說道：「你們要有秩序地去領，大小每人一元，」這時他們歡天喜地，一個一個的領了一天，才算完了，這可想見災民人數的多了。災民雖然這麼苦，可是那些放賑委員，却享起福來了，一頓飯吃許多菜，他們却並不可憐災民，真是無理極了。

他的憧憬

上虞縣立
第二高小 何 葦

出門未滿兩月的達安先生，如今又回家了。

當一個秋天的傍晚，大雨初過，五彩色的虹，貫滿在天空，一陣陣地風兒，吹得楓林中的紅葉，簌簌地飄下幾片。這楓

林占着一畝多地，形式是長方的，森茂鬱勃，尤其是當這夕陽反射過來，葉子上留着幾點雨珠，分外顯得紅潤嬌滴。當中開了道路，林外的兩旁，分居着二三十份人家，因此遂有‘林東’和‘林西’的界限。這達安先生的家，是靠近林西最末的一份子。

他從楓林外的小橋上很徧促地踱了過來，他想避免這座鮮紅如血的楓林，忖人勢利的耳目，但是事實終於不能。

“唉！他出門未久的，現在沒有事故，怎麼又回來，這一定他的生意沒有了！”

“前幾天達安嫂正說過，說他怎樣得着經理的看重，怎樣賺得薪俸來……哈哈！”

阿龍嫂和福生娘，以及林東幾位婦

人，見了他，都這樣地譏笑着。

“歇生意是不會的。這人很忠厚，大約店裏營業不利，收賬了吧！”長鬚的老頭兒……也算是這裏的村長……吸着長烟管嘆着說：“像這樣的人失了業，亦是我村中的不幸啊！”

“媽！達安叔前幾次回來，總是帶着許多網籃，藤篋，竹簍……現在怎麼只有一隻箱子，一個大包袱(鋪蓋)。”他的堂姪，用着伶俐的眼光，懷疑地的問。

他聽着一切，尤其是姪兒清銳的童音，但祇是低着頭，從楓林的東邊穿向西邊的盡頭去了。

二

達安先生到了家裏，什麼都覺得兩樣了。他回憶着前幾次回家的時候，妻是怎

樣地奉承我，但現在連一盆面湯水也不倒了。啊！夫妻的恩情也難道這樣淡薄了嗎？但他並不怨恨他的妻子，祇恨着農村的破產，社會的不景氣。

“玲乃娘，你不可這樣地輕看我啊！你可記得吧，我從前寬裕的時候，怎樣的優待你，雖然自一二八以來，因經濟關係而疎淡了你。”過了兩月的達安先生，真實過不慣淒苦的生活，終於向他妻子商量着說：“我五年前買給你的那隻金簪，你現在橫豎不梳頭了，可拿去換點錢來，讓我去買點時鮮魚肉來下下口，並且可到s城去找找生意。玲乃娘，好嗎？”

“什麼，什麼金簪……金簪是早已兌掉，作了家用的了！……”

“.....”

努力的孩子

他在她未說完的時候，有許多話想說出來和她理論，但恐怕她起來爭執……爭執是怪不好意思的，於是他默忍了。

三

時光一日一日地過去，由嚴寒枯竭的冬天，而到了萬物向榮的春季了，那位蟄居家庭的達安先生得了朋友的推薦，介紹到某公司去任司賬了。

在百花生日的後數天的早晨，他預備動身出去了。她很小心地替他理值一切行李，福生娘又送來了幾色土產，阿龍哥亦有村長的囑咐替他來挑行李。他跨出了家門，又和村人招呼了幾句：“順風——託福”——

他從林西穿過了這蒼翠的楓林，他發怔了。他懷疑着想：“我前次回家的時

有求必應的楊樹

候，楓林是鮮紅得那樣猙獰，可是現在是這樣地嫩綠可愛，人情固然勢利，難道樹木也是如此的嗎？”

他見了一切的一切，都發生了無限地憧憬。

有求必應的楊樹

武安伯廷尙德小 翟延瑞
學五年級十三歲

‘不要採！不要採！那是有神的，你還不趕緊的離開那裏，那是長仙……卽蛇神……的家。你如果採了樹上的葉子，你立刻便要手腫啊！’幾個談話的老太婆在一棵掛着‘有求必應’的楊樹下，很驚急的和我說。

‘你們都是糊說，有什麼神呢？我因為到校去壓標本，所以採這葉子。現在你

們不讓我採，我偏要採，到底看看我的手腫不腫。」我這樣的回答她們，

這時忽然颳了一陣微微的小風，吹得那樹上的我，不住的微微的搖動，那幾個老太婆說：「你看是不是！長仙來了，我勸你下來，你還不聽哩！」我也沒有理他們，採了幾個小枝，從樹上慢慢的爬下來，這時忽然聽見一種很熟的聲音：「延瑞！延瑞！咱快些去上學吧！天已不早了。」我一看原是我的同學趙家瓚，於是我便和他一同到校去了。

我們到校之後，把這件事告訴給我的老師，老師說：「在這二十世紀科學發達的時代，文明各國這種迷信的風俗，幾乎完全消滅。而我們中國竟還有這種迷信的陋習，這是如何的可恥啊！你們要隨時隨

地盡破除迷信的責任，以雪我們民族的污點！’

賣獎券的悲劇

魏 登 洲

光陰的巨輪，迅速的轉動，由美麗的春天，而轉到了炎熱的夏天；壁上的寒暑表的水銀線，一度，二度地昇起來。強暴的日光，利用他的威焰，摧殘得鮮豔的花草，低下沒有一些精神的頭。

炎熱的夏日正午，太陽起勁的投射着毒熱的光芒，熱得人們呼吸都短促了！每人的臉上紅撲撲的，流着晶瑩的汗珠。

繁華的A街上，也十分冷靜了！除去柳蔭下的勞動階級，幾乎一個人跡，也看不到了！一個車夫，赤着背，手裏拿着一大

努力的孩子

碗熱茶，一邊手裏搖着芭蕉葉，搥着胸前和碗內的熱氣，對面的同志，吸着哈德門牌的紙煙，那一縷縷的煙紋，裊裊的四散，一點點的模糊而消失了！然後，用力的吸上一口，由鼻孔中噴出來，表示很滿意的，面孔上露出一絲苦笑！

這時，富麗堂皇的甜宮大跳舞場，奏出悠揚的音樂聲，接着嘈亂的歌聲，和達！達！達！的皮鞋和地板接觸的響聲，造成了舞場的交響曲。綠紗窗上有許多西服青年，紗衣舞女的背影。音樂聲從一陣緊張後停止了，空氣沉寂了，不久，又嘈雜起來！‘一號桌冰其淋兩杯！’‘五號桌啤酒六瓶，’‘十六號桌橙子水，檸檬水各一杯！’‘念三號……’招待大聲的叫着；嗡嗡的大電扇，轉得更起勁了！好涼快！

好似在微風拂面的春天一樣。

‘那邊快散場了，攬些生意去！’一個車夫一面這樣說。一手拉着車把，走到離舞場很近的樹蔭下去等客坐。

‘答！答！滴！答！滴！答！’從街頭傳來一片鼓號聲，喂！是一個紅色怪物！不是！走近一瞧，是一汽車圍着紅布，上寫‘航空獎券頭獎，常臨正通銀號，諸君勿失良機。’等字，汽車過去後，塵土中飛揚着紅，黃，白，綠色傳單，大孫（車夫）也在地下搶了一張，他坐在車簸箕上小聲讀着。‘頭獎二十五萬元！’這般大數目跳在眼裏，有些搖動了，腦海映着壯麗的洋樓，闊綽的西服，珍貴的酒席……

‘大孫！別看了，四馬路三毛錢拉不拉？’他在沉醉中被喚醒了，拉着車用力

努力的孩子

的跑着，但腦海裏還印着，頭獎二十五萬，坐流線型的汽車，住最美的大洋樓，吃西餐，喝牛奶，也要哭喪棒——文明棍，……到了目的地，闊公子給四毛錢，兩車夫千恩萬謝的走了！生意不錯，交了車租，還有六毛錢。

夜間，和妻子商量買航空獎券，求妻子到鄰家去借五毛錢，她跑了十餘家，二吊，三十枚，一毛，六十枚……才湊夠五毛錢。擇好黃道吉日，到正通銀號買一條航空獎券，保存在破鞋內。

每日清早出去工作時，吩咐兒子說：
‘小六兒，你好好看着獎券！別叫人家偷去了！也背背號碼！中獎後，也給弄一身小西服，學點文明！別和野孩子學！……’

有時，在夢話中也會喊出獎券的號

賣獎券的悲劇

碼，夢鄉中也是中頭獎，坐着流線型的汽車領獎，左右有許多馬弁，護兵，舞女，家僕……圍繞着，破茅草屋也變成宮殿般的孫公館，忽有一個少年送一架飛機，他坐在上面，飛機翻筋斗時，却跌下來，醒來一看，自己跌在床下，護兵，馬弁……都沒有了！獎券還在破鞋內保存着。

日曆一頁一頁的撕，開獎日子好容易盼到了！第二天，帶同一張號單，用眼光直掃一遍，沒有他的號碼，後來對一個，塗一個，全篇都成黑圓圈了！啊！希望全成泡影了，急得病了，躺在床上呻吟着，‘哼哼！人家的錢怎還啊？……車租還欠着呢！飯錢還沒有呢？就餓着嗎？……唉！……小屋真……熱……死人啊！哼！……哼……’

想發財的僕人

開縣縣立第一小學校 田 開 藩

我家西鄰，有個僕人，他最愛財，見了錢彷彿就是他的命。他一天到晚，只想怎樣成一個大的富家。有一天，他有個朋友，看見他面有憂色，便問他道：‘你有甚麼難事嗎？’他答道：‘我有一件很難的事，已望了半年，但還沒成功。’朋友問道：‘是甚麼事呢？’他答道：‘我想成一個大家，請你與我想個法子罷！我若發了財，就重重的謝你。’這人聽了哈哈大笑道：‘你原來是想發財啊，不難不難。你拿些錢到街上買些香蠟，到廟裏去求菩薩，或者菩薩能與你送些錢來。’這話原不過是和他說着玩的，他聽了就老實跑到街上去

買了些香蠟，到廟中去禱告了一會，就回家來。從此以後，一天望到晚，只望菩薩與他送錢來，隔了一個月，在一天夜裏，他正在睡覺的時候，忽然呼的一聲，看見從窗外飛進了一位菩薩，向他說道：‘你要錢嗎？我特地來送你錢的。’他聽說送他錢的，跳起來急忙問道：‘錢在那裏？’那菩薩便在身中取出許多錢來，交給他，轉身就要走。他想到：‘這回讓他走了，一定不得再來，並且一旦錢用完了，不是又要受苦嗎？我不如把他拉着，多要些錢罷。’主意已定，便把錢放在床裏，兩隻手就把這菩薩死死地拉着，說道：‘請你多拿些錢給我吧！’那菩薩道：‘你還要許多，我下回再來，’說着一踢，就把他驚醒了，他把眼睛睜開一看，那裏有甚麼菩

努力的孩子

薩，原來兩隻手，把鋪蓋緊緊的抓着，往床裏一看，錢也不見了，只聽見窗外的公雞，在喔喔的啼着。

小學生創作文庫

親愛的小朋友們：

本文庫已經出版了十一種，裏面都是小朋友們自己做的作品，經編者仔細選集，修飾，而後加以有系統的編排的。每本書，都是小朋友們的優美作文的結晶，都是從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觸，和自己的思想所寫成的。所以諸位看了以後，特別覺得親密，同時也可以當做諸位作文的模範。定價非常低廉。如果訂閱小學生全年一份，前八種都有贈送。

- | | | | | | | | | | | |
|--------|--------|--------|-------|-------|-------|-------|-------|-------|-------|-------|
| 11. |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 我的生活雜寫 | 我的勞働生活 | 我的學校生活 | 我們的詩歌 | 我們的遊記 | 我們的小品 | 太陽的周旋 | 四季的風景 | 小先生開會 | 努力的孩子 | 中國的兒童 |
| 二角正 | 二角正 | 二角正 | 一角半 | 一角半 | 一角半 | 一角半 | 一角半 | 一角半 | 一角半 | 一角半 |

北新書局出版



小學生創作文庫

努力的孩子



每冊實售 一角半

編者 董志淵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北新書局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分發行所 北平 封南 北新書局

民國二六年四月初版

